

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

小说·下



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

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

小说 · 下



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. 小说·下/云南省红河州文联编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-5367-2763-1

I. 当... II. 云... III. ①彝族—少数民族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91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4504 号

责任编辑	李福春
装帧设计	何志明
特邀校对	红 兵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 址	(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: 650032) http://www.ynbook.com ynbook@vip.163.com
印 刷	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
版 次	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
总 印 张	63.625
总 字 数	1592 千
印 数	1 ~ 2000 (套)
总 定 价	158.00 元 (全套六册)
书 号	ISBN 7-5367-2763-1/I·621

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》编委会

顾 问：吉狄马加

苏 晓 星

张 昆 华

编 委 主 任：杨 红 卫

编委副主任：唐 明 生

陈 霖

主 编：唐 明 生

副 主 编：孟 家 宗

阿 里（执行）

序

中共红河州委书记 罗崇敏
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 白成亮

看着案头厚厚的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》书稿，心里总有一种不寻常的感觉。这套六卷 150 多万字的书稿，汇聚了 140 多位彝族作家的 220 多篇（组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文学评论作品。它既是有史以来彝族作家作品的一次集体性展示，也可以说是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。我们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。总人口 670 万。主要聚居在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广西四省区（越南、老挝也有部分彝族人口）。长期以来，彝族人民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，艰苦奋斗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奉献着自己的力量。在漫漫的人类发展进程中，彝族人民还创造出璀璨的民族文化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。《阿细的先基》、《阿诗玛》、《梅葛》、《勒芝与索布》、《查姆》、《木荷与薇叶》等等作品，就是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生活当中创作的，它是彝族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组成部分，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在数百人的彝族作家队伍中，除了李乔、普梅夫、李纳外，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文学创作并成长起来的。这种

现象说明，新中国的诞生，使彝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有了行使权利的机会，和各族人民一样得到了平等。他们要歌颂新生活，反映新时代，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，必然出现自己的作家队伍和产生当代作家文学。同时，也是我们党重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，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繁荣，重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培养的结果。

在第二次全国当代彝族文学研讨会召开之际，由红河州文联编辑的这套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》，以文学的方式，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翻天覆地变化，也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认真贯彻落实。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，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要在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指导下，继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，弘扬时代精神，唱响时代主旋律。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，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，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。以此激励我们的斗志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。

我们也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，调动广大彝族作家的积极性，积极深入基层，深入生活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，丰富中华民族文学宝库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也借此繁荣红河文学，加快红河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步伐，为实现红河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而奋斗。

2003年6月6日

目 录

一个猎人的死	李友华 (1)
土豆商人和月光	李云华 (17)
流泪的红滇北	刘存荣 (31)
鸚 鵒	保伍拉且 (46)
别笑得那样难看	吕 翼 (54)
深山微雨	陆有斌 (63)
怒江故事	木 祥 (68)
故事的延续	聂 鲁 (81)
走出寓言	纳张元 (94)
翻天柱	普 飞 (112)
金沙江和我那过房爹	栾 虹 (124)
露妹和扶汉子	瞿文早 (134)
荒年军歌	苏世勇 (154)
探 亲	王明贵 (173)
道路,通向远方	王维凡 (181)
血战虎门关	吴 勇 (194)
边地青春	熊家斌 (216)
黑嫁衣	杨佳富 (235)
棠棣溪	杨继渊 (257)
高粱早熟	焱 虎 (269)
那年我十八岁	姚鹏本 (280)
酒 钱	张国生 (295)
记忆之墓	张昆华 (300)

2 《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》小说·下 ◆◆◆◆◆◆◆◆◆◆

生命涌动	左和玉 (313)
捕鱼人	支里文 (340)
后 记	(343)

一个猎人的死

李友华*

一

一支由三人组成的文物考察队往哀牢山区进发。

领队的是艾强，他原是哀牢山区的彝族青年，1985年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后，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工作。在研究所里坐了两年的冷板凳，偶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听到别人谈起石碑山的“石碑之谜”，回想自己童年时代也曾从老人口里听到过石碑的传说，要是真能找到那块传说中的石碑，许多滇南的历史文化就获得破解，自己也将由此崭露头角，立功立业。于是向研究所上了一个申请，组成了这个小小的考察队。同行的两位伙伴，一位是哀牢山区的彝族中年贝玛（有知识的人）普学富，熟谙哀牢山区的民情风俗、历史文化；一位是正在学习古彝文的彝族青年小王，他身强力壮，是县上派来配合这一次考察活动的。

神秘的石碑山，有着人类神秘历史的一页。这里古时属哀牢国，沧桑大地，造就了它峰峦层嶂、翠巘丛岭的高原山地。有七十二个山峰，常年云遮雾掩。古时，在这些山坳里住着十来个民

* 李友华，彝名莫客李琦，笔名李琪。1959年生。80年代涉猎于文学创作。有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等30多万字的作品刊于省、国家级刊物。现在云南省双柏县图书馆工作。

族部落，养着肥胖的牛羊骡马和无数强壮的弓弩箭手，曾经煞是热闹过一阵。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深入到这穷乡僻壤之后，数不清的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的盘剥压榨，落到了山民头上。山民们被逼得走上了绝路，抬起了刀叉弓弩，揭竿起义，演出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悲壮事业。统治者调来了重兵，血洗了一座座彝家山寨，彝民们沐血抗争，石碑山的沟沟箐箐血流成河，从此石碑山区留下了一连串血腥的地名：断头崖、杀人箐、草西坡、跳月台……这惨不忍睹的历史，由一位幸免于难的彝族老人用古老的彝文记载下来，刻成石碑，深埋于崇山峻岭鲜为人知的大山深处。

寻找神秘的石碑先要找到猎人阿赤。关于石碑的传说由当地彝族的老贝玛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最后传给了阿赤。

艾强和阿赤都是哀牢山区的彝族青年，他们从小在石碑山的山寨里长大，阿赤比艾强长五、六个春秋，阿赤是那一群彝家娃娃的头儿。艾强读书以后，他们的道路就分开了，艾强进了中学，再考入了民族学院，他们就多年没能再见面。阿赤的名字全称是草赤若，彝语草赤若是世上最可怜的人。他从小没了爹娘，没依没靠，是老贝玛驼背阿卜把他带大的。驼背阿卜收养了他，用羊奶喂养他，给他取了名字，把他当心肝宝贝一样对待，三岁以后，天天给他晌古，让他懂得了许许多多这山里的事。七岁上，驼背阿卜离开了人世，阿赤成了个真正的小羊倌，他一人能吆喝四百来只羊，而且从来没有短少过。

在哀牢山腹地的峡谷里，在那由神话构成的山峰中，一行人寻觅着，寻觅这传奇似的人物——猎人草赤若。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峰，这山峰恰似一位筋骨暴露的壮汉，两条臂膀，一只担了个宝葫芦。攀上高峰，考察队员就吊在了宝葫芦上。一行人又攀拽着粗粗的藤条往前走，爬上了一堵高高的石岩后，他们终于发现了山丫下面一处开阔地带，一位抬着猎枪的牧羊人，赶着一群绵羊，象滚滚翻动的白云，追赶着落日归去。

他，就是草赤若。

二

艾强他们三人跟着阿赤进村时，天已经黄昏，这是阿赤从老家出来上山的村寨。多年不见的童年时的伙伴重新见了面，两人都高兴得又是捶打，又是喊叫。小小的山寨里骤然出现了这些人，整个山寨都躁动不安起来，不多时，阿赤家的小土楼上挤满了老老少少看稀奇的人。山民们多年来按着祖先的古规过着极其简朴的封闭式的生活，极少与外面有过什么交往。这里有着古朴的民风，喜酒好客，家门上从来不上锁，远方来客路过，肚子饿了，你可以打开随便哪家的门，从柜里舀出粮食，拎出铫锅，把火塘里的火吹着，坐上锅，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饭，然后走你的路。不需报酬，不需致谢，甚至不需打听主人的名字。山民们有酒一起醉，有饭大家饱，有事大家帮。上山打猎，猎物见者有份。山里人的心比溪水明亮，象青山那样纯朴，他们不知享用过多少阿赤分给他们的禽肉兽肉。当山民们明白这一伙客人的来意之后，七嘴八舌地响起了石碑山。问的问够了，看的看够了，阿赤的女人开始搭床让客人睡觉，一伙人点上了阿赤女人为他们准备的小火把才陆续离去。

那夜，艾强和两位考察队员睡在土楼房的土掌上，阿赤和妻子在土楼的竹编上。山里的夜是用梦酿成的，普贝玛和小王象回到了多年没回的家一样，脱光了衣裤就赤条条的躺下了，盼着天神给他们一个好梦。这寂静的山里的夜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浮想和舒适的自在感。黛色的群山隐在了飘忽的夜幕里，朦朦胧胧，若即若离，一丝清凉的风拂过人脸，对面朦胧的山洼里飘来了山里人如泣如诉的山歌：

啊——色！心肝（呢）妹，
白天想你（嚙）打瞌睡，

我半夜想吃松毛菌，
点起火把要进你那松树林。

歌声才停，这边山里妹子袅袅的嗓音又响起了，一样的野气十足，动人心魄：

喂，心肝（呢）哥，
松毛菌好吃难收拾，
你不怕松毛戳手尽管来。
哥啊，你打着猎物要留给妹，
头脚下水妹不要，
单要那三岔河头一棵参，
烧酒泡着参茸喝吨，
就等你阿哥快点来。

那山歌慢慢地飘拢去，消失到星星搜寻不到的树荫里。山里的夜又恢复了宁静，静得能数出风的脚印，土掌上的人们又伸脚伸手躺下来。“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猫爬崖哩。”

忽然，土掌房下传来脚步声，接着，谁家的栅栏门轻轻地响了一下，清醒的普贝玛又用手支起了头，侧着耳追寻。不一会，两个脚步声就响在了一起，接着路旁山竹林就发出了轻轻摇动的声音，仿佛人在喘息。贝玛又用手肘拐拐艾强，那声响没了，迷濛的山月，被轻纱般的薄雾掩住了。夜静极了，一会，稍远一点的地方谁家的木栅门又响了；再一会，又一家的木栅门又响了；爱动的艾强不禁深深地感慨，这山里人的精力永远是那么旺盛！直到竹梢盛满夜露，栅栏门才没了响声。

那一夜，土楼上的竹编也叽叽嘎嘎，断断续续，一夜没停息。每一次间歇之后，就出现一阵往夜罐里冲尿的声音。几次山泉一样的声音响过之后，那夜罐就盛不下了，于是就听到有人抓着那独木凿成的楼梯，下来倒那夜罐。听声音是阿赤的女人，黑古隆冬的，她上下却那样的自如。到房跟脚倒了夜罐，便蹲在墙

脚猛地小便，于是传来一阵山溪流淌似的声音。艾强又被拐醒了，抬起头来顺着贝玛的手看去，只见月光下女人那又白又大的屁股，艾强生气地轻轻打了普贝玛一拳：“你不怕得烂眼病，专爱看女人的屁股。”

艾强于是没有了睡意，听着夜鸟的鸣叫他的思想在漫无边际地驰骋。唉！山里人的日子就是这样，是用苦和累拌合起来的。男人们爬一天的山回到家里，满身臭汗，咕一碗辣冲冲的老烧酒，夜里在女人身上滚一气，乐了就是酒和女人，年年如此，代代如此。山里呀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一种新的生活！

星星眨几下眼就逃遁在天际，雄鸡高一声低一声地欢唱起来，不一会，阿赤的女人起来推磨，传出一阵嗡嗡的响声，就象一个睡不醒的人在打鼾。磨了一阵以后，接着是筛簸合面，屋里飘打一阵荞粑粑的香味。太阳还没露脸，那女人就做好了两个面筛大荞粑粑。男人们陆续起来了，从土楼和土掌上揉着眼睛下来，站在牛厩旁哗啦啦冲尿。厩里的牛羊牲口被惊起了，抬起头用嘴在接那冲下来的尿，象喝下什么美味的肉汤似的，咂嘴咂舌地舔着咽着。阿赤嘱咐了女人几句话，就和考察队一起，背上猎枪上路了。阿赤背的是山里猎人常用的火药枪，艾强背的是从县上武装部借来的一只小卡宾枪，阿赤还穿了一件黑山羊皮的褂子。

三

山里有山，山外有山，一山一个样，隔里不同天，万能的造物主把这片远离尘嚣的世界创造得如此的神奇。眼前只见山擦山，管连管，一派巍巍峨峨，一派莽莽苍苍。考察队在向导阿赤的引领下，喘着气艰难地往上攀登。这天，阿赤精神特别豪爽，有说有笑，一路摆着山谱，响着山里人生活的趣事。这是草西莫坡，那是法念莫坡，还有卡西拉坡……还有赶鞭山、帽儿山、卧

象山、豹子箐等，山山岭岭，沟沟箐箐，有的有名，有的无名；有的惟妙惟肖，有的只凭想象。阿赤侃侃而谈。

“瞧，前边就是晒阴坡，这山名取得日怪！”阿赤咂了咂嘴，“你们细瞧瞧，象什么？”

“阿赤，莫卖关子了，你快给大家说说。”

“那山坡的上端两个小山坡，象女人的两个奶子，闪颤颤的；再下来是女人的细腰。”阿赤指指点点的往下说：“再往下吧，稀奇处就在那里了，两只大胯，大大的揸着，那长着旋涡草的地方便是老龙潭，你瞧这老龙潭象什么？活脱脱是女人那家什。”

同行的人笑起来，为眼前的景象和阿赤那绘声绘色的描述逗乐了。

“黑龙潭的水旺着哩，即使是干旱年成，那里也是水汪汪的。古辈子人说，那时是女人掌管天下，连谈情说爱的事也都由女人捏着。有个绝顶美貌的女人投胎到这个地方，姑娘长到开花结果的年龄了，总也找不到一称心如意的般配男人，姑娘心上躁动不安，就跑到了这寂无人烟的地方来晒那个东西。一连晒了三天，她满意极了，让那太阳的针麻酥酥地戳，热乎乎暖洋洋的，睡着了就再没有醒过来，身子化作了这晒阴坡。”

“听说晒阴坡有魔，人一上了那山，脑壳就颠颠冬冬的，连下山的路都找不着。阿赤，你打猎上过那山吗？”艾强笑着问，他听过晒阴坡的故事。

“那山上的野物是神仙养着的，我上去过几次，打着了也没能拿下来。”

“阿赤，你女人说不定就是那仙女脱生的，你上山打猎经常不在家，你不怕她耐不住寂寞也到大山晒她那东西找男人？”同行的小王和阿赤开起玩笑来。

“我那女人只认我，别人降她不住。我这钢针比太阳菩萨的针还管用呢。”

“怪不得昨夜里你一夜辛苦，搞得个小土楼风雨飘摇，如遇六七级地震，叫我们一夜没睡成觉。”艾强也奚落起阿赤来。

“谁叫她肚子不争气，别人家的娃娃会上山吆牛了，她那肚子还没有一点影子，只养了一个丫叉，我不能没个儿子传宗接代啊！”

这山里人把生男生女的事看得十分要紧，男人是来接几代人香火的，男人就是这大山的主人。生活在这深山密林的石碑山里，处处离不开男人，打猎、种地、深夜里起来赶野猪、狗熊，全都由男人承担着。说也怪，别家婆娘生娃娃象挤豆米儿，可阿赤女人那么健壮却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带把的儿子。他不知是哪里出了毛病，仍然一心一意的努力着，什么麂子羚羊的护心啊，鹿胎鹿血鹿茸啊，就着老烧酒一碗一碗的喝下去，女人的肚子仍不见半点音信。

“这山的名目多得数不清，唐僧取经的赶鞭山，再往那边是姑娘岩，旁边就是那个石姑娘；再过来有回头山、老虎下巴…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”

一路上，阿赤口角生风，讲了许多许多山里的事，把考察队员们听得入了迷，不知他肚里装了多少故事，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他们住在了一个山凹里，烧起一堆篝火，从背包里拿出一壶酒来，就着荞粑粑，一面烤火，一面喝酒。这一下轮到大家笑话阿赤了，他们绘声绘色，加枝加叶，把头天晚上在阿赤家的见闻讲了个淋漓尽致。

四

当那跟着启明星飞起的小鸟的叽喳声唤醒了他们时，一堆人眉涩眼倒的哼叫着从火堆边翻爬起来，拍打一番身上的枝叶草屑，啃一气荞粑粑，又赶着上路，今天要赶到草西坡。

山里的早晨，潮气极浓，草尖上挂满了露珠，湿漉漉的，好润人心肺！阿赤啥时都是乐颠颠的，这一带他常来打猎。

“男人爱山，女人爱家，我从小放羊打猎，这山不止来过几十次了，每次进山，就象回到了家。”

“一个人奔走在这大山深处，你不怕大嫂在家里挂心？”艾强还记得昨天说的那个话题。

“她才不挂心我哩，她要晚上睡觉才想我哩。不上山哪里打鹿胎给她炖吃，”阿赤仍然开着玩笑。

“我看你少叫她吃那些大补品了，小心她补壮了身子一个人守不住家，又找了别人。”

“不会的，除开阿赤，她不会多看别人一眼，除非我死了。”

“唉！你这张破嘴，大清早死呀活的。”

艾强赶紧收住了话题，他不愿听不吉利的话。说说笑笑，爬坡不累，太阳还没出山，他们就翻过了几座山，他们要在太阳冒山之前翻过回头弯。

阿赤一心只想着赶早，往前带路，把几位考察队员拖得气喘巴哈的撵。上到一个小山梁上，阿赤只得停下来等他们。

爬上坡顶以后，他们散开找了十几个山洼，没半点石碑的踪迹，太阳一竹竿高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进到了草西坡的山腰。这里全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合抱的大树密得气都透不进。太阳的光象五彩的丝绸，从绿绿的枝叶的空隙筛下来，在密林中闪烁着异彩。地上树的枝叶层擦层，重重叠叠覆盖在一起，人踩在上面，仿佛踏上了席梦思床。那斑驳的古树枝上盖满了青苔，树须象老龙的胡须，飘飘的悬挂着，象猎人撵山的网。啄木鸟“咚咚一咚”在古树上敲着，声音浑厚而沉闷，响得满山满箐。再往里走，地上全是些横七竖八的藤条、枝杆，阿赤挥舞着长刀在前面开路，后面的人弓着腰，身手并用地往里爬。“空同隆”一声！普贝玛掉进了一个大窟窿里。众人急忙七手八脚砍来藤条，放进